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翠雨節，古隆達茲平原，黑鷲游擊軍臨時駐地。

「西方騎士團？」

皇帝主帳裡，艾黛爾賈特從奏摺中抬頭，望向前來通報的修伯特。

「是的，那群騎士剛剛抵達。」

「老師呢？」

「正在跟團長談話。」

西方騎士團聽聞了黑鷲游擊軍與黑暗之徒的戰鬥，以飛鷹傳信表明協力意願，獲得貝雷絲同意，立刻攜帶輜重火速趕來。

修伯特緊接著向主公說明，西方騎士擅長白魔法，能兼顧戰鬥與治療，續戰力相當不錯。

「嗯，助力是越多越好。」艾黛爾賈特點了點頭。

貝雷絲接到西方騎士來信的那一天晚上，早已親口告訴過她相關情報了。

修伯特鞠躬告退後，艾黛爾賈特繼續批閱了一會奏摺，突然擱下筆，喃喃低語道。

「妳還真是……容易讓人掛念呢。」

五年前，貝雷絲在一局紙上戰爭殺得西方騎士團片甲不留，不過如此，便被騎士們惦記至今，還在信中特別寫道，忘不了被「不敗戰神」狠狠痛宰的震撼。

——居然不曉得對帝國皇后說「忘不了」這種話，會引起皇帝的強烈不滿嗎？

艾黛爾賈特沉著臉整理好案牘擺到一旁，瞄見指間戒指，凝視片刻，緩緩揚起了唇角。

「貝雷絲。」

艾黛爾賈特撫摩指環，回味昨晚在貝雷絲懷裡睡覺的舒適安逸，輕輕叫喚她的名字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這名字實在好聽極了，艾黛爾賈特叫得意猶未盡，不禁再放慢語速，一字一字細細咀嚼。

「貝、雷、絲……」

「妳找我？」

「!？」

艾黛爾賈特渾身一震，猛然抬頭。

貝雷絲握著一卷羊皮紙踏入帳中，走到辦公桌前。

「……抱歉，嚇到妳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怔怔望著向她道歉的貝雷絲，想起以前在士官學校發生過類似的事。

她掩面失笑，搖了搖頭：「沒事。」

「剛才怎麼了？我聽到妳一直在叫我的名字。」

「沒什麼，就是突然想叫妳……不可以嗎？」

貝雷絲的追問滿溢柔情，艾黛爾賈特不由得向她撒起嬌來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貝雷絲輕聲回答，在桌上攤平剛剛貓頭鷹送來的追蹤報告，拿起紙鎮壓住羊皮紙兩端。

「沒事就好，儘量叫吧。」

她顯然也想起了只屬於兩人的校園回憶，重複完當年台詞，淺淺一笑。

「我也很喜歡聽。」

艾黛爾賈特紅著臉掃她一眼，無言地壓低腦袋。

兩人結為伴侶後，貝雷絲的甜言蜜語經常一句接著一句，清冷話音挾著曾經雪藏的醇烈情意襲來，或許是經過壓抑的緣故，爆發力道十分強大，幾乎快要把她沖暈了。

目光落在追蹤報告上，艾黛爾賈特捺下羞怯，仔細看完內容。

黑鷲游擊軍前天在戰鬥中放走一隊阿加爾塔兵，意圖追蹤他們找出黑暗之徒大本營，那群士兵卻在逃離戰場後，被謬森派出的暗騎士全部殺光了。

「謬森」為暗黑蠢動者幕後領袖，相對於塔烈斯，行事較為心狠手辣，他接手了索龍與科爾娜莉亞的研究，躲在大本營不斷製造魔獸和魔道兵器，再將成品運送給作戰部隊補充兵力。若能追查到運輸途徑的話……

艾黛爾賈特望著報告思索片刻，抬起眼眸，發現貝雷絲正目不轉睛盯著她看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下意識伸手摸臉。

貝雷絲微微一笑：「沒什麼，就是想看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心中為她的表情變化悸動不已，臉上也不自覺跟著她笑。

「和我一樣，臨時起意？」

「不，有一段時間了。」貝雷絲露出沉思表情。「自從察覺到，我想成為你的伴侶之後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再一次跌進偽裝成正經解釋的甜言蜜語陷阱，動彈不得。

貝雷絲悄悄挨近她，雙手撫上她臉頰。

「艾爾，妳知道，我想了多久嗎？」

「……不知道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輕輕呼吸迎面而來的柔和氣息，害羞地閉上眼睛。

「但我一定……比妳還久……」

貝雷絲沒有接話，偏頭回想是何時開始，每當轉頭望去，便會看見她若無其事移開目光。艾黛爾賈特等了一會，悄悄張開眼睛，就見貝雷絲暗下決心似地點了點頭。

「以後，我會追上妳的。」

貝雷絲低頭湊到神情嬌柔的艾黛爾賈特面前，珍惜地吻了吻她的眉心。

——在交付給妳的餘生之中。

心意相通的兩人凝視彼此，緩緩閉上眼睛，微笑著以唇瓣碰觸起心愛之人的吐息。